

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对青少年成瘾行为的影响

■ 张树辉 周华珍 耿浩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青少年工作系 北京 100089)

【摘要】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会对青少年成瘾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年龄、性别、地域、家庭氛围、学校环境、同伴关系、家庭富裕程度与青少年成瘾行为呈显著相关关系。从成瘾行为的发生来看,高年级高于低年级,男生高于女生,经济富裕程度低的地区比例较高,家庭使用成瘾物质的孩子比例较高,职高比普通学校和示范学校高,同伴中有使用成瘾行为的比例较高,家庭富裕程度低的比例较高。针对青少年成瘾行为产生的上述特征,应从国家顶层设计着手,制定相关法律保护青少年远离成瘾行为。学校要关注学生心理健康,联合家庭、社区共同开展青少年健康促进活动,发挥同伴教育的作用,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

【关键词】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 青少年 成瘾行为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18.05.012

一、研究概述

近年来,青少年成瘾行为导致的危害性后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青少年成瘾行为引发的健康问题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学界研究新的热点问题。一般来说,成瘾行为包括物质性成瘾行为(吸烟、饮酒、吸食大麻等)和精神性成瘾行为(网络、游戏和赌博等)。成瘾行为是个体对某些社会情境的真实反应,这些社会情境会引发个体借助成瘾行为去逃避现实问题,或面对问题时容易形成成瘾行为。成瘾行为会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构成严重威胁。对成瘾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目前国际上已从关注个体行为影响因素转向社会决定因素的研究。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了“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确定了“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的概念。“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是指在那些直接导致疾病的因素之外,由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拥有的资源所决定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及其对健康产生影响的因素。既有的国际文献研究表明,青少年健康状况不能简单地由细菌和基因解释,而应主要由青少年生活环境(家庭、社区、城镇与城市),以及他们所获得的医疗、学校教育和休闲娱乐的机会来决定。很多因素会促使儿童使用烟草、

收稿日期:2018-07-16

作者简介:张树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主要研究高等教育管理、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学;

周华珍(通讯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青少年工作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青少年健康行为、全球健康;

耿浩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青少年工作系学生,主要研究青少年健康行为。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我国学龄儿童健康公平的社会决定因素指标体系及可行能力建设”(课题编号:16YJAZH07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酒精以及毒品,其中社会人口学因素包括年龄、性别、民族、文化背景、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居住环境等,个体因素包括缺乏必要的生存技能、低自尊、缺乏自信、沮丧、压力、学校生活不理想等。我国青少年健康行为调查结果发现,“健康问题的社会决定因素”,包括远端因素(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政策、文化价值观念)和近端因素(家庭氛围、校园环境、同伴关系、近邻社区状况),对青少年成瘾行为有显著的影响。

2010年本课题组采用WHO-HBSC模型研发的《中国青少年健康行为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青少年早期尝试吸烟比例逐渐上升,且呈低龄化趋势。青少年从最初尝试吸烟到最后形成尼古丁成瘾的过程不超过一年。既有报告指出,吸烟次数高的青少年在尝试饮酒和吸食大麻以及可卡因等物质成瘾的可能性会更高些。吸烟被认为是发展成滥用成瘾性物质的开始,减轻紧张型吸烟和心理嗜好型吸烟上瘾最难戒除^[1]。与仅吸烟或仅使用大麻的人相比,同时吸烟和吸食大麻的人面临更严重的呼吸困难、社会心理问题及戒烟困难^[2]。

我国青少年的饮酒问题也日益严重。青少年尝试饮酒的年龄呈现逐年下降趋势。研究表明,我国尝试过饮酒的中学生中,有60%在13岁之前就已开始尝试。因此,如何应对青少年尝试饮酒问题已经迫在眉睫^[3]。

尝试吸食大麻一般始于青少年时期。2010年本课题组调查结果显示,曾经尝试吸食大麻的青少年比例有随着年级增长而下降的趋势,多数青少年最初接触毒品几乎都是出于好奇,由于他们对毒品(包括新型毒品和兴奋剂)的认知能力有限,毒品特别是新型毒品对青少年的成长威胁日趋严重。在传统毒品和新型毒品的冲击下,我国青少年尝试吸食大麻的比例比2010年增加了,更为严重的是,毒品已经开始向学校渗透,这一现象对个人健康、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均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当前,青少年赌博人数持续攀升,高出成年人2-4倍,赌博成瘾的青少年不分时间、地点进行赌博,荒废学业,置监护人劝告于不顾。成瘾行为研究已成为学界重点关注的课题。成瘾行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心理障碍累积的反映,会造成心理问题的恶化。青少年赌博行为与其人生目标、成就感的缺位、社会关怀及支持不足等因素紧密相关。赌博已经成为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一个重要诱发因素。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青少年网络成瘾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网络成瘾是个体由于过度使用互联网而引起的一种社会、心理功能损害现象,主要表现为网络游戏成瘾、网络社交成瘾、网络色情成瘾、网络制作成瘾和网络信息收集成瘾等。当前我国40%的青少年面临着网络成瘾的潜在风险,青少年上网成瘾、游戏成瘾在所有成瘾行为中最为突出,已经成为危及我国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大隐患。

行为成瘾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带来一系列的严重损害,特别是沉迷网络容易导致其生物钟紊乱、精力不足、思维迟缓、学习兴趣丧失、社会活动减少、人际交往技能退化、自我评价能力降低;干预不及时,状况会加剧升级,会引起体质下降,严重者会导致心理障碍,性格趋向自卑、孤僻反叛,也会形成抑制或兴奋的行为障碍,甚至出现妄想和轻生行为。精神性成瘾行为容易导致很多青少年厌学、暴力、侵害、盗窃等社会问题的衍生,又易导致青少年物质性成瘾的叠加^[4]。青少年的成长之路阴霾密布、危机重重,还会影响到将来成年时期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并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心和关注。2018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教育引导工作的紧急通知》,提出要充分认识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世界卫生组织－学龄儿童健康行为”模型考察青少年健康行为和健康结果与其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试图描述这些因素与健康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本研究在2010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WHO－HBSC”2017/2018最新版本的调查问卷和指标体系,对2010年《中国青少年健康行为问卷调查》进行了修改和完善,使其更适合我国国情和当前青少年健康行为现状。该调查问卷包括促进青少年健康相关行为、损害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健康与幸福感三个层面的内容,具体包括营养与饮食习惯、体力活动、休闲活动、成瘾性(烟草使用、酒精滥用、毒品使用、成瘾、赌博)行为、暴力、伤害、性健康以及心理健康。该研究旨在了解我国青少年的健康现状、存在的健康问题,同时探究儿童生活的社会环境,即家庭氛围、校园环境、同伴关系、邻近社区与青少年健康行为之间的关系。我们设置了10个变量:(1)性别,(2)年龄,(3)省份(省或市),(4)家庭富裕程度,(5)城市类型,(6)学校类型,(7)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8)住校与非住校,(9)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10)流动儿童与非流动儿童。以期探究不同群体青少年在上述健康行为各维度的特点及差异性,有针对性地提出一系列的建 议,为国家相关健康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献言献策,促进青少年行为健康与心理健康的发展。

(一) 抽样方法

本课题组于2017年12月到2018年1月,在直辖市北京、省会城市武汉、沈阳和非省会城市大连以及鞍山市岫岩县开展青少年健康行为网络问卷调查。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学龄儿童健康行为”研究模型的国际标准抽样方法,每个省市不少于1500份样本,三个省市不少于4500个样本,参与调查的样本要求在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年龄段中抽取,平均年龄为11.5岁、13.5岁和15.5岁。首先,按照性别、年龄、地域、城市类型、学校类型随机抽取样本学校;其次,在样本学校中随机抽取符合年龄要求的班级。

在实际调查中,共有28所中学和小学参加了本次网络问卷调查,调查人数,共计4991位,有效调查问卷4941份,有效回收率为99%。从性别分布来看,男生2625人,占53.1%;女生2316人,占46.9%。从年级分布来看,小学生1462人,占29.6%;初中生1833人,占37%;高中生1646人,占33.3%(见下表)。

抽样情况统计表

		样本量	百分比
性别	男	2 625	53.10
	女	2 316	46.90
年级	小学	1 462	29.60
	初中	1 833	37.00
	高中	1 646	33.30
省份－城市	北京	2 077	42.00
	湖北－武汉	1 231	24.90
	辽宁－鞍山市岫岩县	581	11.80
	辽宁－大连	761	15.40
	辽宁－沈阳	291	5.90
总样本量		4 941	100

(二) 衡量指标

青少年成瘾行为问卷中的测量指标包括:对吸烟、饮酒、吸食大麻以及赌博这四种行为采用“到目前为止的发生频率”;对于玩游戏行为采用“每周玩游戏的频率”变量。运用 WHO-HBSC 模型,从家庭、学校、地区、青少年群体四个维度分析青少年成瘾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

1. 成瘾行为

(1) 吸烟:在测量青少年的吸烟频率时,设置的题目为:“到目前为止的吸烟天数”,问卷设置了三个选项,分别是 0 天、10-19 天、20 天及以上。(2) 饮酒:在测量青少年饮酒频率时,设置的题目为:“到目前为止的饮酒天数”,问卷设置了三个选项,分别是 0 天、10-19 天、20 天及以上。(3) 吸食大麻:在测量青少年吸食大麻频率时,设置的题目为:“到目前为止的吸食大麻次数”以及“近 30 天内的吸食大麻次数”,问卷设置了三个选项,分别是 0 次、10-19 次、20 次及以上。(4) 赌博:在测量青少年赌博频率时,设置的题目为:“到目前为止的赌博次数”,问卷设置了三个选项,分别是 0 次、10-19 次、20 次及以上。(5) 游戏:在测量青少年游戏频率时,设置的题目是:“青少年玩游戏的次数”,问卷设置了三个选项,分别是一周少于 1 次、一周 1-3 次、一周 4 次及以上。

2. 影响因素

根据 WHO-HBSC 研究模型,本次研究主要从影响青少年健康的个体社会特征(性别、年龄、地域)和日常生活环境(家庭氛围、学校环境、同伴交往)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包括 14 个具体维度:性别、年级、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生活满意度、是否与父母居住在一起、父母是否有吸烟行为、是否住校、家庭富裕程度、是否喜欢现在的学校、在学校的压力大小、老师是否有吸烟行为、学校类型、周围同学是否有吸烟行为。

三、主要研究结果

课题组回收网络调查问卷,运用调查问卷题目中的逻辑关系,检查问卷回答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并对调查问卷数据进行了初步筛选,共筛选出有效问卷 4 941 份,通过 IBM SPSS Statistics 16.0 中文版软件对数据进行了基本的统计,并主要运用交叉分析和 Pearson 卡方检验的方法对数据进行了分析,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一) 物质性成瘾行为——吸烟、饮酒、吸食大麻

通过了解青少年到目前为止吸烟、饮酒、吸食大麻的天数,分析家庭、学校、同伴、地域、家庭富裕程度等因素对其物质性成瘾行为的影响。

第一,从性别和年龄角度来看,吸烟、饮酒、吸食大麻三种物质性成瘾行为的发生频率男生均高于女生,其中男生吸烟天数在 20 天及以上的比例为 4.7%,远高于女生的 1.3%,并且随着年级的升高而不断增加,高中生这三种行为情况较为严重,高中生吸烟天数在 20 天及以上的比例为 6.9%,比初中生的比例高出 5.4%;高中生中饮酒天数在 20 天及以上的比例高达 9.3%,比初中生的比例高出 6.3%。由于我国没有法律禁止青少年吸烟、饮酒,加上社会对男性吸烟、饮酒接纳度高,比较宽容,高年级男生吸烟、饮酒被认为是成熟的表现,更有“男子气概”,觉得吸烟“很酷”,加上烟草公司的广告诱使,香烟的易得及低廉的价格,使吸烟在青少年中相当流行^[5]。因此,男生比女生对成瘾性物质的使用比例高。随着年龄的增加,青少年成瘾性比例升高,一方面是由于同龄人的诱惑和压力,如果周围有同伴吸烟、饮酒,那么他很有可能也跟着吸烟、饮酒;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竞争激烈,应试教育强调分数和排名,社会和家庭寄予孩子过高的期望,青少年普遍感到生活压力和学习压力大,通过使用成瘾性物质宣泄压力,反抗在他们看

来不合理的生活、学习制度安排。随着年龄增加,男生更趋向于压抑自己的内心,当感受到无助、无望、无奈时,希望通过成瘾物质来缓解压力和紧张、逃避现实问题、逃离困境。此外,年龄越大,自主权越多,脱离父母监管的愿望越强烈,尝试使用成瘾物质的比例也逐渐增多。

第二,从社会因素来看,留守儿童吸烟和吸食大麻的频率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吸烟天数在20天及以上的百分比为4.5%,远高于非留守儿童的0.8%;流动儿童的吸烟频率显著高于非流动儿童;吸烟和饮酒行为的发生频率都与生活满意度成反比,其中生活满意度较低的青少年吸烟和饮酒天数在20天及以上的百分比分别为9%和11.6%,远高于其他生活满意度较高的青少年。根据失范-压力理论,默顿认为如果社会过分强调成功的文化价值理念,各个社会阶层都抱着雄心壮志追求成功,但社会底层的人发现成功的机会非常少,很快会陷于难堪的境地,尽管他们想通过奋斗获得成功,但是却得不到机会。下层社会成员发生偏差行为是由于社会条件所导致的,这是社会过分强调成功和弱势群体难以成功的矛盾所致。过高的成功欲望与成功机会的相对稀缺,导致人们过度紧张、压力重重,迫使他们做出偏差或越轨行为^[6]。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吸烟和吸食大麻的比例高于非留守儿童、非流动儿童,主要是由于流动儿童、留守儿童都处于社会底层,获取成功的社会机会较少,尤其是流动儿童在城市遭受社会歧视、制度排斥,留守儿童由于远离父母,家庭教育、监管功能缺失,亲子互动、沟通减少或丧失,缺乏监管。这两类儿童群体或出于逃避压力,或出于对现实的对抗和逃避现实的困境,容易尝试使用成瘾性物质,希望通过使用成瘾性物质,在心理上寻找安慰和补偿。科恩的身份挫折理论认为,下层青少年只有在遭遇挫折时才会引发偏差行为^[7]。

第三,从家庭因素来看,有吸烟、饮酒、吸食大麻这三种物质性成瘾行为的青少年,与父母居住在一起的发生比例要低于不与父母居住在一起的比例,尤其是这三种行为发生天数在20天及以上部分的比例中,不与父母居住在一起的比例分别为8%、7.4%、3.3%,远高于与父母居住在一起的比例2.8%、3.6%、0.9%;父母中有吸烟行为的青少年发生这三种行为的比例均高于父母中没有吸烟行为的比例,其中吸烟天数在20天及以上的比例中,父母中有吸烟行为的青少年发生这三种行为的比例为8%,远高于父母中无吸烟行为的2.8%;住校青少年这三种行为的发生比例均高于不住校的比例,家庭富裕程度中等的青少年这三种行为的发生比例均最低。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第一场域,父母的言行举止,尤其是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对儿童的行为养成影响深远。父母有吸烟、饮酒、吸食大麻这些行为,无形中给孩子树立了榜样,至少会让他们觉得这些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如果父母跟孩子分离,更易导致孩子在遇到烦恼时,模仿父母行为,通过吸烟、饮酒、吸食大麻这些行为逃避现实问题。家庭富裕程度对青少年成瘾性物质使用会产生直接影响,家庭富裕程度高的酒精消费高,是享受生活的需要,而家庭富裕程度低的酒精消费普遍是因为贫困人群无力改变困境,家庭生活常常处于压力之下,非常压抑。他们的自豪感和自尊心遭受社会的排斥、剥夺,把吸烟、饮酒、吸毒当作一种逃避贫困、歧视和剥夺感的方法。中等富裕程度家庭的青少年既不需要通过吸烟、饮酒来享受生活,也需要不用吸烟、饮酒、吸毒来排解压力,因此,他们成瘾性物质使用的比例最低。住校生发生吸烟、饮酒、吸毒的比例高于非住校生,是因为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压力、烦恼、困惑没法及时与父母沟通,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消化和处理,如果周围同伴有吸烟、饮酒、吸毒行为,学校又监管不严,很有可能效仿同伴行为。因此,在青少年成瘾性物质使用的比例上,住校生高于非住校生。

第四,从学校因素来看,喜欢学校的青少年发生三种成瘾行为的频率低于不喜欢学校的青少年,其中不喜欢学校的青少年饮酒天数在20天及以上的百分比为8.2%,远高于喜欢学校青少年的3.2%;吸烟和饮酒的频率与在学校的压力大小成正比,在青少年周围是否有老师吸烟行为,与青少年尝试饮酒和吸食大麻均呈正相关。职高生这三种行为发生的频率均显著高于普

通学校的学生,其中职高生吸烟和饮酒天数在20天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11.5%和7.8%,远高于普通学校青少年的2.3%和3.6%。学校是青少年社会化的第一个正规场域,校园环境对中小学生健康发展影响很大。学校的规章制度、学习风气、校园文化、班级氛围、师生关系、同伴交往都会对学生的健康成长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学生是否喜欢学校都与上述因素紧密相关。当青少年不喜欢学校、对学校缺乏归属感时,会产生逃学、厌学情绪,逃离或远离学校正常生活、学习轨道,感觉被学校抛弃或遗弃,自尊心受损,希望通过吸烟、饮酒、吸食大麻等成瘾行为来抵消或降低内心的压力和郁闷。职业高中生发生物质成瘾行为比例高于其他类型学校与上述因素紧密相关,也与学业压力相比其他类型学校较小、学校管理较松、生源质量较差等因素相关。

第五,从同伴因素来看,周围同学中有吸烟行为的青少年中,三种物质性成瘾行为发生的频率均高于周围同学中没有吸烟行为的青少年,其中周围同学中有吸烟行为的青少年吸烟天数在20天及以上的百分比为10.3%,比周围同学中没有吸烟行为的青少年高出9.5%。青春期获得身份认同是社会化过程中一项重要的任务,同伴文化、交往规则、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等都会对处于青春期的中小学生的产生重要影响。部分学生为了融入某一圈子,极力效仿圈内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这是大部分青少年在交往过程中首次尝试吸烟、饮酒、吸食大麻成瘾性物质的重要原因。根据格莱森的差异认同理论,如果在行为和差异交往之间介入差异认同,偏差行为很有可能发生。萨瑟兰的差异交往理论认为,如果人们与抱有偏差想法的人接触多,而与反偏差的人接触少,就可能变成行为偏差者。如果周围有吸烟、饮酒、吸毒的同伴,朝夕相处,很有可能会效仿。因此,周围同伴有物质成瘾行为的青少年成瘾性物质使用比例高。

第六,从地区因素来看,辽宁鞍山岫岩县青少年吸烟和吸食大麻的频率比北京、武汉、大连都高些。由于辽宁鞍山岫岩县属于城郊地区,与直辖市北京、省会城市武汉相比,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水平、文明程度都有显著差异,说明地区因素对青少年烟草使用、饮酒、吸食大麻有明显影响,社会经济水平较低地区的青少年更易使用成瘾性物质。社会经济地位以教育、职业、收入为衡量标准,与非法麻醉品使用类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同伴的影响下,他们会逐渐从相对温和的麻醉品如香烟、烈性酒或大麻转向更烈性的毒品。辽宁岫岩县青少年物质成瘾行为或许与当地社会文化水平不高、休闲娱乐活动单调或缺乏、无法满足青少年的需求有关,青少年把吸烟、饮酒、吸食大麻当成一种休闲时聚集在一起的交往方式。

(二) 精神性成瘾行为——赌博、玩游戏

1. 青少年赌博、玩游戏的频率及其影响因素

课题组通过对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了解青少年到目前为止赌博、玩游戏次数,研究家庭、学校、同伴、地域等因素对精神性成瘾行为的影响,并将本次调查结果与2010年调查结果进行了简要的比较研究。此处赌博是指通过打赌盈利,意味着对比赛或游戏的结果进行预测,或对亲自打一场比赛(包括慈善性质的)的结果打赌,在此过程中可能会赢钱或输钱。

第一,从社会因素来看,留守儿童赌博、玩游戏的频率高于非留守儿童,尤其是在赌博次数在20次及以上的比例中,留守儿童为6.9%,比非留守儿童高出5.5%;青少年的赌博频率和生活满意度成反比,生活满意度较高的青少年赌博次数在20次及以上的比例为12.5%,远高于生活满意度一般青少年的2.2%以及生活满意度较低青少年的1.4%。青少年玩游戏的频率和生活满意度成反比,其中生活满意度较低的青少年玩游戏的频率在一周4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了37.5%,显著高于生活满意度一般青少年的27%和生活满意度较高青少年的22.2%。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中小学生的学习、生活、交往都离不开网络,青少年使用网络的时间自然比以前要长。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使用网络的时间长,除了上述原因之外,或许还与他们所处的环境有关。农村留守儿童远离父母,感到孤单、寂寞,需要亲情抚慰,但父母不在身边,视频或音频电

话沟通解决不了留守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因此,他们转向网络社交平台。在虚拟的世界自由聊天、玩游戏,寻找情感寄托和慰藉。打游戏、赌博的频率比其他群体要高。流动儿童进入城市,受户籍制度限制,享受不到城市人的待遇,遭受社会排斥和歧视,父母又忙于生计,遇到问题没法及时跟父母沟通,或者即使沟通也没有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的不满积压在心里。同时,父母对流动儿童使用网络监管不到位,致使他们比其他儿童群体使用互联网的时间更长,打游戏、赌博的频率都比其他群体高一些。部分青少年通过参与赌博活动,满足好胜心、虚荣心和侥幸心理,得到日常生活中得不到的满足感。网络的匿名性、便捷性和监管缺乏性,致使留守儿童、流动儿童长时间使用网络打游戏、赌博却没有得到监控。

第二,从家庭因素来看,不与父母居住在一起的青少年赌博频率较高,尤其是在赌博次数达20天及以上的比例中,不与父母居住在一起的青少年比例为7.1%,远高于与父母居住在一起的青少年(1.3%);父母中有吸烟行为的青少年赌博频率较高,家庭富裕程度中等的青少年赌博频率最高,家庭富裕程度较低的青少年赌博频率最低。父母中有吸烟行为的青少年玩游戏的频率相对更高,其玩游戏的频率在一周4次及以上的比例为28.9%,显著高于父母中无吸烟行为的青少年(20.2%);住校青少年玩游戏的频率相对更高(40.90%);家庭富裕程度中等的青少年玩游戏的频率最低(31.50%),家庭富裕程度较高的青少年玩游戏的频率最高(39.80%)。是否与父母居住在一起和家庭富裕程度是影响青少年赌博和玩游戏的重要因素。父母的关心、支持和监管都有利于减少青少年网络游戏和赌博的频率。家庭经济水平较高,又疏于对孩子的管教,致使孩子参与赌博,父母也没有及时发现和制止,这是青少年染上赌博陋习的重要原因。家庭富裕程度较高的孩子玩游戏比例高,主要是因为孩子获取电子产品容易,使用网络方便,父母对孩子的未来没有过多担忧,发展路径可供孩子选择的余地较大,对孩子的管控较松,给孩子自由支配的时间和空间较大。因此,家庭较富裕的孩子生活、学习的压力相比家庭富裕程度较低的孩子小一些,因此,玩游戏的比例高一些。

第三,从学校因素来看,对学校有好感的青少年赌博频率更低,青少年赌博频率与在学校的压力成正比,尤其是赌博次数在20天及以上的青少年中,在学校有很大压力的为7.2%,远高于在学校有一些压力的青少年。在学校身边老师有吸烟行为的青少年赌博频率更高。对学校有好感的青少年玩游戏的频率更低,在玩游戏频率一周4次及以上的青少年中,喜欢现在学校的比例为21.9%,不喜欢现在学校的比例为35.5%;青少年玩游戏频率与在学校的压力成正比,其中在学校有很大压力的青少年玩游戏频率在一周4次及以上的比例为36.7%,在学校感觉有一些压力的比例为21.4%,在学校无压力的比例为22.9%。学校是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场域,青少年对学校的接纳程度和归属感,对其身心健康的影响非常关键。如果他们不喜欢学校,就很容易产生疏离感。在应试教育环境下,学习压力较大,尤其是高年级学生压力更大,部分青少年通过赌博、玩游戏逃避学习任务,希望在虚拟世界中寻找友谊和归属感、吐露心声、缓解压力,在赌博、游戏中获得愉悦感和成就感。

第四,从同伴因素来看,周围同学中有吸烟行为的青少年赌博和玩游戏的频率相对高些,尤其是玩游戏频率在一周4次及以上的学生中,周围同学中有吸烟行为的青少年这一比例达到34.3%,远高于周围同学中无吸烟行为的比例(19.9%)。烟草使用是青少年染上其他危险行为的开始,既有研究表明,部分青少年染上饮酒、吸毒、赌博、网瘾、伤害、暴力、抢劫、不安全性行为等在一定程度上都与烟草使用有关。同伴的行为示范和价值取向都对青少年危险行为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社会学习理论创始人埃得温·萨瑟兰认为,偏差行为是通过与其他人相互交往而习得的。格莱塞认为如果在行为和差异交往之间介入差异认同,偏差行为就很有可能发生:差异交往-差异认同-偏差行为^[8]。青少年常常受周围同伴赌博或玩游戏的影响,容易认

可、接纳周围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

第五,从地区因素来看,辽宁岫岩县青少年的赌博频率相对其他地区的青少年更高,接近武汉和北京两地总和的两倍,这或许能说明青少年赌博行为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家庭氛围、社区风气、休闲方式等有一定的关系。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地区,人们的休闲生活方式比较单调,打麻将赌博比较普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青少年参与赌博活动。

第六,从性别和年龄上来看,男生玩游戏的频率明显高于女生,尤其是在玩游戏频率在一周4次及以上的比例中,男生占31.9%,远高于女生14.6%的比例;青少年玩游戏的频率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增加,其中高中生玩游戏频率在一周4次及以上的比例为31.8%,远高于初中生的21.3%以及小学生的16.9%。男生玩网络游戏的比例高于女生,这或许与男生喜欢冒险、刺激,好胜心比较强,喜欢模仿游戏里的任务角色,尤其是游戏里的英雄角色有关。很多男生模拟网络游戏里的角色,实现扮演英雄角色的愿望。高年级比低年级玩网络游戏的比例高,或许与学习压力大、生活枯燥、烦闷有关。

四、结论与讨论

上述研究表明,青少年成瘾行为在性别、年级、家庭富裕程度、地区差异、学校环境、社会生活环境等方面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不仅对于我们分析以上变量对成瘾行为产生的原因分析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对于我们整合青少年的生态系统资源,开展干预成瘾行为的活动指明了方向。

青少年成瘾行为的发生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有效地预防青少年成瘾行为需要各方面共同的努力,共同营造一个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生态环境。依据上述对调研结果的分析,提出以下几条建议。

1. 积极营造安全健康的社会环境,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目前,青少年成瘾行为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需要引起政府部门高度重视,积极采取措施保护青少年远离烟草、酒精、毒品、网瘾、赌博。目前,我国政府高度关注青少年健康问题,2018年4月25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教育引导工作的紧急通知》并致信全国家长;2018年6月19日,世界卫生组织将网瘾界定为精神疾病。我们希望政府针对青少年物质性成瘾行为,加强监管力度,颁发全国性的《控烟管理条例》和《饮酒管理条例》。尽管目前已有18个城市颁发了城市控烟条例,但是尚未颁发全国性的控烟法,也没有全国性的限酒条例。在现实生活中,尚未形成良好的无烟环境,烟草与饮酒、吸食大麻紧密相关,很多青少年成瘾行为都是从尝试吸烟开始,这是目前青少年成瘾行为频发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迫切需要在青少年中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加大对健康生活方式的宣传力度,提高公众对于青少年成瘾行为的关注程度,限制青少年通过各种渠道接触成瘾性物质,从根本上抑制青少年成瘾行为的发生。同时,应加强对青少年的法治教育,提高青少年的法律意识,避免其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此外,还要重视对视听文化产品的管控,包括影视、歌曲、小说、漫画、游戏等,要尽快推出电影分级制和分级制网络使用,要限制成人戏份的电视节目播出时段,要严格管控成人使用成瘾性物质的信息出现在青少年类的文化产品中,以有效减少成瘾行为对青少年的暗示和影响。

2. 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切实开展学校预防工作

在现有的应试教育体制下,青少年承担了巨大的学业压力,学校往往对学习成绩关注多一些,而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关注不足。要充分运用学校现有优质资源,加强健康学校的建设

工作。首先要从教育管理者着手,在全校树立健康育人的办学理念,将师资培训与学校日常管理结合起来,引导全校师生树立健康的观念,提升教师健康素养,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营造安全健康的学校氛围。学校应有计划地开设青少年健康教育课程,开展健康促进活动,要引导青少年树立健康的意识,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引导教师与青少年之间建立起和谐的关系,同时有效地开启增效减负的教育教学模式,减轻学生压力,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组织各种兴趣小组,激发学生热爱生活、热爱学校的情感,增强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从而有效地预防和减少青少年成瘾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因此,建立“健康安全校园”迫在眉睫。

3. 增强家庭健康观念,充分发挥社区的作用

家庭作为青少年生活中最重要的场所,父母的行为模式会对青少年的生活方式产生重要影响。既有研究表明,家庭关系、家庭凝聚力以及家庭控制力会对青少年成瘾行为产生重要影响,首先,父母要做出榜样,不吸烟、控制饮酒、不吸毒,做好表率。同时,父母应了解预防青少年发生成瘾行为的措施和办法,切实承担起监护人的责任,扮演好“把关人”的角色。政府要推动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并为家庭提供专业化的社工服务。专业社工的介入不仅能有效地改善家庭成员间的关系,还能为预防青少年的成瘾行为提供科学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因此,建议通过家校联合平台,在社区开展家长健康素养培训,提升父母的健康素养。

4. 增加同学之间的互动,发挥同伴教育的作用

在青少年逐渐独立、不再依赖父母的过程中,同龄人在其社会化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倡导和鼓励青少年积极与同伴交往,多与有相同价值观念和相同志趣的人成为朋友,与喜欢并能够倾诉的人成为朋友,充分发挥同伴教育的作用,使同伴的社会支持在青少年社会网络中作为家庭支持的补充。同伴交往有利于提高青少年的社会交往能力,有助于个人获得丰富经历和交流技巧,对发现和提高自我价值,分享物质和获得情感支持起到积极的作用,可预防或减少成瘾行为的发生。

[参 考 文 献]

- [1]康均心 夏 婧《由成瘾行为引发的青少年成长危机问题》,载《理论研究》2011年第1期。
[2]Peters EN, Budney AJ, Carroll KM. Clinical Correlates of Co-occurring Cannabis and Tobacco Use: a Systematic Review. *Addiction* 2012, (107).
[3]周华珍《“健康问题的社会决定因素”对儿童烟草使用的影响》,载《青年发展论坛》2017年第4期。
[4]张树辉《齐抓共管,预防学生沉迷网络》,载《人民日报》2018年5月31日。
[5][6][7][8]亚历克斯·梯尔《越轨社会学》,王海霞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5页。

(责任编辑:任天成)